

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

看张之洞文旅小镇如何以小见大

本报记者 祁凌霄

清末张之洞，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巨人；南皮县双庙村，南皮县城城南一座小村。十数年前，这座小村并不因是张之洞故里而与普通乡村有何区别。如今，政策引导，文化勃兴，这座小村缘于历史巨人的改革思变之旅，出落得与众不同。

小村变“小镇” 变化慨而慷

本世纪初，双庙村不过是个数百人的小村，穷且封闭。吸引全县人向这里聚集的，仅仅是因为这里有南皮的最高学府——南皮一中。那时，这里唯一亮眼的建筑群，是村北南皮一中的教学楼。学校东墙外密密麻麻斜倚的玉米秸，每到深秋残冬，横七竖八、杂乱苍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与村内常常积雪积水的唯一一条南北“大”公路映衬，让人如干枯黝黑的老榆树上蜷缩避寒的麻雀一样，无端产生阵阵惶惶。幸好，一中朝东的大门两侧，还有被来往学子们抚摸得滑溜不溜的清代石狮，时时闪烁着历史沧桑的光芒。

这道沧桑历史的光芒，曾令无数少年学子心动，也照亮学子们困而学、学而用的心路。如今，这道文化之光，也照亮了这座小村。当地数十年之功的文化建设，使这个小村仓廩实而重文化。

如今的双庙村是张之洞文旅小镇。“小镇”，不是行政区划，是国家文化建设中赋予特色文化村镇的一种称谓。2021年，这里喜添国字号荣誉，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，是全市仅有的两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，也是全省重点发展的100个旅游村之一。

整齐的小区，农户门外停靠的各式各样的汽车，宽阔干净的马路，鳞次栉比的青灰色古建筑，清波一泓，亭台倒映，碧树参差。如果了解这个村的过去，再来看这个村的当下，会产生天翻地覆的感慨。

因为国家政策，促动了文化复兴，增强了民族自信；也因为百年前为民族自强而思变革、放眼世界和未来的张之洞，小村在建设者们努力之下，旧貌换了新颜。

巨人留“巨迹” 留痕促自强

双庙村是张之洞的根。这里留下少年张之洞回乡守制，与知心朋友立志救国谈兵说文的阔论高谈，也留下了壮年张之洞捐赏银和俸禄建造乡学亲自踏勘的足迹。

张之洞曾说：“古来世运之明晦，人才之盛衰，其表在政，其里在学。不佞承乏两湖，与有教士化民之责，夙夜兢兢，思有所以裨助之者。”仕途显赫之后的张之洞，不仅在两湖、四川、山西、广东大兴新式教育，培育人

才，也没有忘记在家乡撒播新式教育的种子，建起新式学府——他亲手创建的慈恩学堂（南皮一中前身），直到现在依然是南皮培养人才的基地。南皮一中院内张之洞的塑像，时时提醒着后人，欲兴家国，先育人材，人才辈出，世风日益，兴国安邦，在此一举。张之洞在培养人才上的论断和实践，是宝贵的历史文化经验，这一经验，至今看来，都值得大力继承弘扬。

张之洞去世后，葬于双庙村村北，十余年前重新修建的张之洞墓园，享堂巍巍，巨碑矗立。民国先驱黄兴、我党元老董必武都曾在“张文襄公遗爱碑”上题名，昭示后来者对这位先辈的敬意。而后来伟人们所评价的“以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“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”，更肯定了张之洞对民族进步作出的穿越时空的巨大贡献。有意思的是，坚强的革命老战士徐特立上世纪80年代还常向人说起，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即读书之门径，得此二书，终生受用不尽。于此而得的读书方法，一生受用不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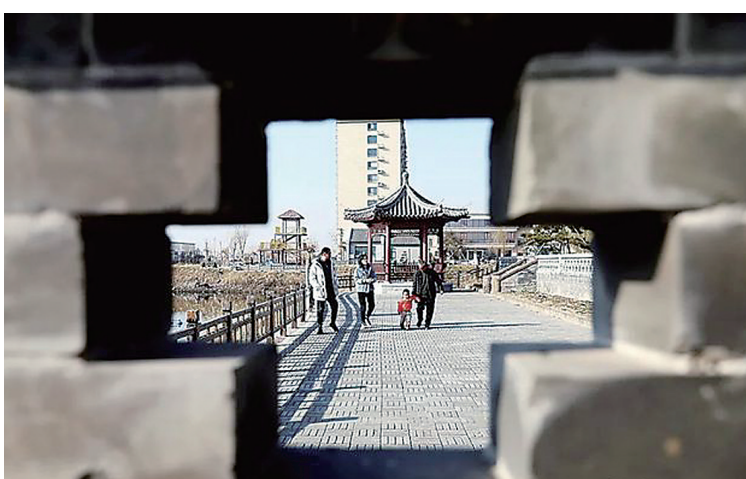
救危亡，育人材，办教育，改币制，兴工业，御外强……张之洞一生为民族自强艰难跋涉的路，在双庙村的有关场馆里，被浓缩于记忆，鲜活于故乡的土地。

凸显人物特性 启迪后人深思

在张之洞故里，张之洞的遗迹俯拾皆是，除了在本乡本土搜集，建设者们还走向全国各地。凡与张之洞有关的，尽收尽揽，张之洞的创举，多有文献、照片、遗物的展陈。年仅11岁的张之洞作名篇《半山亭记》的场地半山亭，也被建设者们按贵州安龙县半山亭仿建。

张之洞纪念馆里，展柜中是1901年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及生产钢轨的原矿石、汉阳造步枪以及炮弹。据介绍，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最早投入使用在卢汉铁路（京汉铁路）上。2012年11月，专家在检查铁路线时发现其中一段路线仍是110年前“汉阳造”的钢轨，至今还在正常使用；张之洞在湖北市政改革中修建监狱留下“汉阳造”瓦片，上有中英文对照和注册商标，历经百年，完好无损。百余年前，这些物件所承载的与当代人并不隔膜的现代理念，令人叹为惊奇。

张之洞文旅小镇管委会主任杨勇说，自来到这里工作，更深入地了解了张之洞为民族自强所付出的心血，也深感肩上责任重大。他说：“我们努力全方位展示张之洞的人生，展示他在民族自强方面的思考和探索。张之洞对于轻工业、服务业、金融业、交通事业的发展贡献，在军事、教育、外交、文化等方面的实践，都通过模型或复原图、实物等形



式展陈出来，力求让人们场景式融入，在融入中思考，在思考中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，走好当今建设之路。”

建设者们的心血是有价值的，但在凸显人物特性上似乎还远远不够，在思想上给人的震撼和启迪还不足。“需要认识上、文化素养上、管理制度上再提升台阶，需要有志于弘扬民族文化各界人士再努力。”杨勇说。

作家张春景认为，在近代，张之洞具有世界性影响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，还是军事、文化上，张之洞开拓革新、披荆斩棘的精神，都是后人可继承的宝贵财富。张之洞是沧州乃至河北和全国的历史文化名人，用好“张之洞”这张名片，将对弘扬沧州历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。小镇里的一些设施命名，不妨再思考。如基本建于张之洞故居遗址上的村史馆，若命名为“劝学馆”。其声量和意义，当会大得多，毕竟《劝学篇》是影响当时及后世的名篇，是张之洞的改革思想精华之所在。欲了解张之洞的思想，读《劝学篇》最为直接，也与这里的南皮一中相互呼应，共为人才培养下一个贴心的注脚。

大学之大在大师，那么“小镇”之大，绝不仅仅在大人物的官位或声名，而是通过对“小镇”精心打理所展陈的遗迹，理解张之洞那个时代，理解几代人为民族自强、民族复兴不懈的努力，继承发扬历代志士为民族进步在思想和实践上积累的财富，从而用于今日。

配套衣食住行 吸引客来观光

目前，张之洞文旅小镇还在继续建设中，此间慕名前来观光的人们很多。在“小镇”上，外来的还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乡情民俗、工艺品展示，篆刻、剪纸、画瓷、书法、绘画等，品种不少，式样很多。外地的一些美术工作者，还在小镇里开办了工作室。本地人学成而归带来的外地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在小镇里生发，与当地文化汇聚交流，呈现富有时代气息又不离传统和乡土的特色。

这种汇聚，无疑使这座“小镇”生动起来，充满生机，“小镇”从原来小村的闭塞自守，变得开朗豁达。不过这种聚集还稍显杂乱，章程的梳理，融合的贴切，还需要整合、切入，还需要常态化，方能特色凸显。

马路宽敞了，街道明亮了，各种建筑设施齐备了，还需要衣食住行等配套设施的跟进，以满足观光者的需求。当地作家张国中的话直白而朴素：“来了人得有地方吃饭，而小镇里的小饭馆满足不了这个需求。”“在彰显张之洞文化的特色之外，还要突出文旅的特色，让观光者有愉快的购物体验、文化感受，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。”

张国中说，观光者在这里产生消费的欲望，而“小镇”的配套设施又能满足这种需求，那么“文旅”二字方名至实归，“小镇”才能产生文化和经济的双重

效益，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。

增加文化关联 互动大河文明

张之洞文旅小镇是沧州大运河文化建设的一大举措。这里西距大运河并不远，而北部一城之隔就是历史沧桑的古皮城。不用说王铎、郑板桥登临的诗篇留存，传说中绿珠坠楼的遗址见在，曹丕与文学侍从们的南皮宴会，更是促发了建安风骨向邺下文风的转变。魏晋风度，中国文化史上一段至为重要的潇洒风流，与传说中长眠于城西不远处中华诗祖尹吉甫发出诗文相和之声。

古皮城附近有春秋霸主齐桓公驻留的遗迹，再往北，沿运河进入沧县地界肖家楼村（原属南皮），传说为北皮城遗迹。上世纪出土了万余枚战国明刀，明刀不同的铸造特征，明显出现燕齐文化的交融。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的战国征伐，体现的不仅是军事战争，还体现出经济战略。沧州区域燕齐文化交融之痕，如今就静静地沉睡在天津博物馆里。

把“小镇”放到沧州区域大环境里看，“小镇”西有大运河纵横南北，北有古黄河故道长堤蜿蜒而东。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交叉，汇成两条大河塑造中华文明史前承后继的杰作。黄河文明与大运河文化，在这里累积聚集。而以张之洞为名的文旅小镇，是否可以当作聚集的制高点？“可否考虑建一片碑林，张之洞留下来的碑刻很多，书法也极多。如果建，花费不会太多，而是有关张之洞的碑林，在全国也是头一份。”张春景说。张之洞曾研究过赫赫有名的《刁遵墓志》，在金石、书法上的造诣也不输先人，不让人后。设想如果成行，那么集文化艺术和政治经济于一体的碑林，将在当代沧州区域文化史上，刻下深深的印痕。

双庙村原称双妙村，如能凸显文化特性，彰显思想价值之大；配套服务设施，服务旅游者之求，则张之洞文旅小镇将如鸟之双翼，车之双轮，妙事成双，飞腾驰骋于区域文化建设的时空和大地。

《积善堂记》上善若水

张春景

先民逐水而居、尊水为上善，不仅印证了水乃万物之源，且水善相通。沧海桑田，几多轮回，便催生了沧州运河畔一户孙姓人家的善行传奇。

《沧州志》载称“国朝平定之初，关外之民尽徙内郡”。孙氏成甫由山西怀来达诏占籍河间沧州之孝友乡，并在沧州府附近处傍古运河辟地构庐舍，垦田力耕，树桑蒔蔬果，早暮经营，靠勤劳富裕致“孙半城”。他性素和，厚居邻，笃行善道。邻里贫不自给，孙成甫倾囊相助，死丧疾病，则力扶持之，达千余人，被乡邻尊为长者，善誉四方。他言传身教于后人，故此，孙氏世多行善积德之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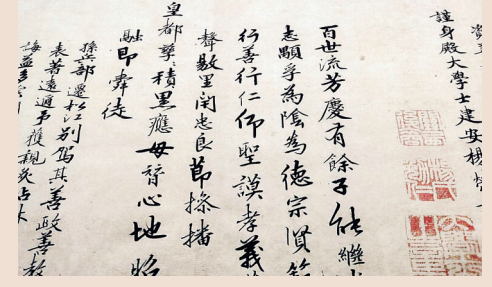
善是流动的，若水，漫延开来可润泽万物，成一片福田。善亦是永恒的，似路，铺展可通达无极，乃至人心。

请名人雅士为自家厅堂题写匾额乃明清之流风。孙成甫之子孙敬，是读书入仕的“五品郎官”，宦迹功业虽平，但承传善行孝道，将其家旧有厅堂作为宴友之所，后以“奉亲”，言称“积善”，未正式命名，也无匾额。他通过上司熊本诚，请托翰林大学士曾荣为该堂题词。曾氏感孙氏前举乐善好施之德行，遂题名“积善堂”，取《周易》中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之意。

曾荣系明永乐二年状元，世称“江西才子”，曾任《永乐大典》总纂，善饮好书。在这位侍从近臣的引领下，历经明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四朝，43位达官显贵争遣诗赋以赞颂，成就了闻名于世的《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（积善堂记）》。

赫然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号称“黑衣宰相”的述庵老人姚广孝，颇有争议的双面人，竟然在善的感召下题赠积善堂……

其时，响应者有贤相“三杨”、二沈兄弟和曾启、陈循、李騏、曾鹤龄、萧时中5位状元，名宿墨宝，泱泱大观，不啻为一场善行盛宴，可呈沧州古运河畔一时风景。手卷以善为媒，集大明大儒阁僚之风雅，国内罕见，实沧州旷古之珍品。



长卷局部

《积善堂记》沐600年风霜雨雪竟无恙，一只手向另一只手传递的过程是伴随着烟火气的，又何尝不是家族善行的福报？孙氏家族对手卷保管传承立下了“非请勿动，防潮防虫，四季恒温”的规矩。明清以来世事多变，积善堂孙氏后人离沧南下至王寺村，入清后又经历了太平军过沧州、倭寇入侵、军阀混战等变迁，独《积善堂记》得以幸存而墨色如故。

孙氏后裔、古文学研究泰斗、北大教授楷第先生功不可没。同执黄侃1927年在手卷跋：“丁卯四年期，蕲州后学黄侃敬观。”由此推算，手卷在孙楷第家至少保管了84年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郭沫若闻知《积善堂记》中有曾荣、姚广孝手迹，非常乐见，孙楷第夫妇便携手卷到郭沫若家请其展看。郭老细致阅览后连连称奇叫绝，还让在场的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将手卷拍摄下来，赠予孙家留存至今。

《积善堂记》数次历险。一次是1943年元旦，孙楷第到沈兼士家拜年，被蹲守抓捕沈先生的日本宪兵逮捕、关押。孙楷第被捕，急坏了孙家人，积善堂手卷恐怕不保。后来日本人抓捕沈先生失败后，不得不将同案人释放，积善堂手卷有惊无险。再就是后来孙先生将《积善堂记》手卷上交，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完璧归赵。

盛世多义举，善根自流芳。终于，孙氏后人遵楷第先生遗囑又经同乡著名作家王蒙奔波，《积善堂记》手卷被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宝收藏。孙氏族人将所得200万元奖金捐赠建成王寺村希望小学。

喜得长卷（复制品）瞻览，带给我的是一种无憾感，它不是一览无余的，而只能一节一节展开，一段段观看，像运河风景，跌宕起伏，又意境非凡。

一纸长卷的奇遇犹如蜿蜒曲折大运河的前世今生，于家为国，善之光织就的仅仅是一件跨越时空的文物吗？！

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开馆



张锡纯纪念馆开馆揭牌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10月15日，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市大仁村正式揭牌。众多地方知名文化学者受邀出席揭牌仪式。揭牌仪式由当地学者、张锡纯先生外孙后人刘佳昊主持。

中西医汇通学派先驱、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，青少年时期曾长居大仁村外祖家。外祖家深厚的儒学和医学文化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为他日后走上医学道路奠定了人生基石。张锡纯纪念馆，坐落于黄骅市大仁村西将军巷福全堂，系清咸丰初年青砖土坯结构古宅。整栋院落正房四间、东厢房两间、南房两间、大门楼一间，迄今已有160余年历史。这里是张锡纯的外祖家

居，张锡纯也曾在这里教书、行医、著书。

故居的正房正厅供奉着刘氏先贤，展示着大仁村刘氏世系；东屋陈列着张边务村张氏世系；西一屋为张锡纯著书室；西二屋为张锡纯接诊室；南屋为张锡纯训蒙之学堂；东屋展示张锡纯的生平事迹。张锡纯纪念馆的开馆，为人们追忆大医张锡纯、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、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实物实证。

张锡纯玄孙、张锡纯学术嫡系传承人张远泰激动地说：“我高

祖曾在这里训蒙、行医、著书，得到亲人们的关爱和支持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；对黄骅市大力弘扬寿甫先生的医德和学术思想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”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感慨地说：“从张锡纯先生的医学成就和贡献来看，他不仅是盐山的、黄骅的、河北的、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我们不能丢弃先辈高尚的品德、高深的见地、高超的技能，而盲目崇拜外来的东西。文化自信，是民族振兴的精神脊梁。只有精神脊梁坚挺的民族，才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”